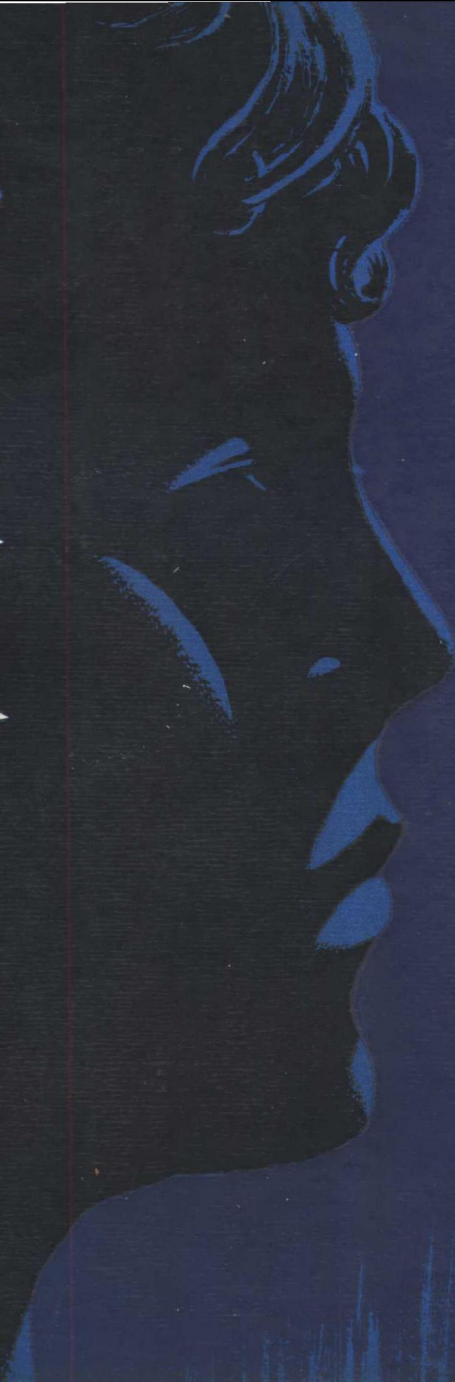


第一夫人？

〔美〕 欧文·沃莱斯



第一夫人？

〔美〕欧文·沃莱斯

李宗慧译

作家出版社

第一夫人？

作者：〔美〕欧文·沃莱斯

译者：李宗慧

责任编辑：崔艾真

责任校对：彭卓民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北京潮白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75 插页：2

字数：298千

版次：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次

印数：0001—23,600册

ISBN7—5063—0037-0/I·36

统一书号：10248·0223

定价：2.35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关于作者

“世界第三位‘最’畅销作家也是好莱坞出身的，曾当过十年电影剧本作者，名欧文·沃莱斯 (Irving Wallace) 他于第一部小说《却普门报告》(Chapman report)在一九六〇年被列入最畅销书之林后，一共写了二十三部书，不少是每年的最畅销书。他的著作的总销数是一亿三百万册。

沃莱斯的妻子，儿子，女儿都从事写作，全家好似一个专产最畅销书的工厂。著名的《人民历书》(People's almanac)，《世界之最全录》(The book of lists)就是他一家制作的，不过这些畅销书的数字，并不包括于他个人总销书一亿三百万册之内。

六十四岁的沃莱斯的小说偏重性爱的描写，比如《却普门报告》就是根据五十年代性心理学家金赛的对男女性行为的调查报告(Kinsey report)而写。他写小说时，往往先将小说背景的实事求是地情景作彻底的研查。例如他的一部名叫《第二夫人》^① (The Second Lady) 的小说，主要情

^① 原书名“The Second Lady”直译为《第二夫人》——译者。

节是苏联克格勃阴谋训练一个与美国总统夫人面貌完全相似的俄罗斯女人来作替身。在描写美国总统夫人的生活细节时，他就用实际上的历代总统夫人的身边琐事作材料。沃莱斯小说的主题集中于读者们关心的问题。他的情节是这样的：假如美国选出了一个黑人总统会有什么后果？假如世界上又发现了一部与新约全书相矛盾的‘真正的圣经’对宗教有什么后果？假如好莱坞一个著名的性感女星被一群发狂的男影迷绑架了去，结局如何？这类善用想象力的情节，当然很受通俗小说的读者欢迎。”

——摘自董鼎山《天下真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啊，
当我们第一次
去欺骗别人，
就织了一张
如此巧妙的网！

——瓦尔特·司各特
《玛米恩》，1808年

1

她坐在那里，开始感到好受点了。那严峻的考验就要结束了。

黄色椭圆形大厅里，路易十六时期的家具已重新摆放过。在一个带条纹的沙发中间，她凝神屏息，正襟危坐。背后是一座拱形的窗户。窗外是白宫前的宽阔的南草坪。她的对面是一群来白宫的采访记者，大都坐在折叠椅上，至少有四个男的，二十个女的，个个都显出一种坚韧不拔的样子。

她坐在诺拉·贾德森和劳雷尔·埃金斯之间。诺拉是她的新闻秘书，她的朋友；劳雷尔是她负责约会的秘书。她感到踏实和宽慰。当然，责任毕竟在自己身上。成为第

一夫人之后，两年半以来她只召开过四次记者招待会。这第五次还是在她丈夫——总统先生的催促下举行的。他说：“多点接触对我们均有好处。”由于她很长时间没露过面了，所以记者们是带着一大堆问题来的。

会议已进行一个小时，尽管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但大都是无关紧要的生活琐事：是否真的吃低糖饮食啦；是否计划恢复网球训练啦；是否积极协助她丈夫参加中期选举啦；总统是否向她吐露秘密，是否向她征求对国家事务的意见啦；她最近看了哪几部小说；她对当前的妇女时装有何见解啦；伦敦的莱德伯里是否仍是她最喜欢的服装设计师；她对最近民意测验提名她为当代世界最可爱的妇女一事有什么看法。诸如此类的问题，没完没了。

这时，一个带得克萨斯口音的胖女人开始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布雷德福夫人，关于宣布在陪同您丈夫出席伦敦最高级会议之前，您将在本周参加莫斯科世界妇女大会一事——”

“唔，请讲。”

“您是否已经改变了在‘平等权利修正案’或在流产问题上的观点？您将在莫斯科谈到这些问题吗？”

她感到坐在旁边的新闻秘书不安地蠕动了一下，但她没有理会这一警告，径直说道：“我在莫斯科的演说中是要谈到这两个问题。我的观点，丝毫没有改变。我一直坚信，美国妇女的平等权利早该实现。我们每天都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就流产问题来说，双方应有更多的了解。”她

停顿了一下，听见诺拉长长嘘了一口气，又接着说道：“无论如何，都不应存在反对流产的立法。我认为流产应由个人自己选择，由每一个妇女去决定。”

“您将在莫斯科谈到这些吗？”

“当然。我还将根据我所得到的统计资料，对当今美国妇女在这些问题上所处的地位尽可能做出估价。”

一个身材高高的，瘦骨嶙峋的女记者站起身来。她说话带点波士顿口音：“布雷德福夫人，请告诉我们，您在世界妇女大会上还将谈点别的什么？”

“活跃在工作岗位上的美国妇女；军队中服务的美国妇女。哦，还有许多其他话题，我回来将向诸位做一全面报告。”

《纽约时报》的一位女编辑起身说道：“我知道您在莫斯科将停留三天，请谈谈您在会议之外将安排哪些活动？”

“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访问苏联，我希望能挤出时间搞点观光——我想，诺拉在这些事情的安排上比我更有发言权。”

她看了一眼诺拉·贾德森。她的新闻秘书立刻接过话题，简明扼要、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

比莉·布雷德福感到一阵轻松，第一次仰身靠在沙发上。这一天，特别是从中午到现在，实在太忙，一直叫人忐忑不安，直到现在才感到自己的确是筋疲力竭了。她觉得有点衣容不整，斜睨着自己穿的浅蓝色开士米套头毛衣和深蓝色的百折裙。它们依旧是那么鲜艳、洁净。她的

头发也是那么光洁，长长的亚麻色秀发在脑后挽了个假髻，扎了根缎带。象往常一样，总有那么几绺头发滑到额上。她以一个习惯性动作拢了上去。

诺拉使记者们饶有兴味地听着第一夫人莫斯科之行的日程安排，比莉·布雷德福感到很欣慰。她一边佯装听着新闻秘书的讲话，一边使自己的思绪回到上午、下午，直到现在，这关键性的一整天。中午之前，她处理完所有的私人信件，专门给住在马利布的父亲和妹妹基特写了两封信，告诉他们：从莫斯科回来，动身去伦敦之前，她要在洛杉矶待一天，届时希望能见到他们。

这以后，她就象掉进了高压锅。先是在家用餐室同参众两院多数党领袖和少数党领袖的夫人以及几个主要委员会头头的夫人们共进午餐，紧接着是接见全国残疾人协会绘画比赛的获奖者；而后会见了刚从伦敦赶来的莱德伯里，他亲自来为夫人试穿新定做的外衣和长裙。她希望能在去莫斯科和伦敦时穿上它们。试完衣服还没喘口气，她又在贴身女佣萨拉·基廷的帮助下，翻箱倒柜地寻找一本母校的剪贴簿，代她写自传的作家盖伊·帕克要它作参考。接着，她又匆匆忙忙地赶下楼，直奔玫瑰园。八月末的下午，阳光和煦。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她接见了女童子军的领导和代表，向为公众作出杰出服务的少年颁发了特别奖。

休息了不到五分钟，她又同诺拉来到楼上的黄色椭圆形大厅。在这里，新闻界的代表们正喝着茶等候她的到来。

一个小时后的此刻，她知道记者招待会就要结束了。诺拉和劳雷尔，一边一个站起身来，她也从沙发上蓦地立起，咕哝了几句道谢和再见的话。

人们都走了，她还伫立在空落落的房子里，筋疲力竭。在那苍白的、带有一种古典美的脸上久久滞留的微笑，此刻又凝成了紧绷绷的线条。这关键性的一天结束了，但也许还没有结束。

还要经受最后一幕。

她振作起精神，走出空荡荡的房间，穿过长长的走廊，乘电梯下到底层。

几分钟后她来到西侧楼，直接进入密室。她很少提心吊胆或心神不定，但此时此刻这两种心情都有。宽大的房间中弥漫着皮革和雪茄烟的气味。正象她所预料的，五个人都在。他们紧靠豪华红木桌的一头坐着，还在聚精会神地盯着两台电视监测器的荧光屏，画面正是她刚刚退出的黄色椭圆形大厅。

五人中职位最高的是克格勃主席伊万·佩特罗夫将军。他生得矮胖短粗，站起身来，斯拉夫人特有的阔脸上露出龇牙咧嘴的笑容。

“啊，薇拉·瓦维洛娃！”他大声叫着，向她走去，吻了她一边脸颊，又吻了另一边，“亲爱的，太好了！完美无缺。祝贺你！”

跟在他后面的兹乌克上校，她钟爱着的阿历克塞·雷金，还有两个她不认识的人也站起身来，说着他们的祝词。

她心里不再怦怦乱跳。“谢谢，”她说，“非常感谢。”

佩特罗夫将军又说道：“那么这最后一次彩排就结束了。”他仔细端详着她，“你觉得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她说。

“很好。”他抓起帽子，“我们马上去克里姆林向总理汇报。”

他们走出密室，她跟在后面，看着他们钻进几辆高级轿车，驶离这座模拟的“白宫”，汽车通过了由克格勃卫兵打开的高高的栅栏门。她站在那里，从打开的大厅向前望去。远处，在莫斯科的天际下，是克里姆林宫金光闪闪的圆顶和尖塔。

薇拉·瓦维洛娃脸上浮现出微笑，这次是真正的微笑。

是的，她的确准备好了。

2

盖伊·帕克一走出他在乔治城^①的公寓，就知道天气很不如意。当华盛顿的天气又热又闷时，全国就没有哪个城市会更使人窒息。他踏上小路向车库走去，感到浑身都不自在，从腋窝到腰里浸满汗水，衬衫象胶布一样粘在身上。车库里是辆崭新的福特牌汽车，他打开门锁，脱下绉

① 乔治城——华盛顿西部的一个地名。——译者

纱的薄上衣，松开领带，钻进汽车，坐在驾驶座上。他叠好上衣，放到后面的座位上，顺手把带来的小型磁带录音机摆在上面。

汽车发动起来，退出车库，驶离小路后，帕克加大油门，以最快速度向麦迪逊饭店飞驰而去。一点半有一个午餐约会，他不想迟到，因为他的客人非常忙，而且约会本身是为自己的事。这以前，曾有两次已同乔治·基尔德约好了时间，但都因他临时有急事，在最后一刻取消了约会。一小时以前，帕克给《洛杉矶时报》驻华盛顿的办事处挂了电话，基尔德答应今天下午一定赴约。帕克又一次催促自己切勿迟到，因为这次会晤对他的确大有好处。办事处主任基尔德对此一无所获，而他却得益匪浅。为出版第一夫人的自传，出版商将付给总统夫人一百万美元的预付金。全城的人，至少新闻界的同仁们都知道，帕克将获得其中的一半（另一半将捐赠慈善事业）。基尔德本可以以任何理由妒嫉他，拒绝与他合作，但谁都知道，基尔德是个好人，是个愿意看到年轻作家大显身手的老前辈。

盖伊·帕克提前四分钟到达麦迪逊饭店。他抓起录音机和上衣，把车子交给看门人。一进入精心布置的前厅，凉丝丝的空气沁人心脾，使人精神振奋。他向右一拐，经过接待处和结帐台，匆匆走向那间朴实的咖啡厅。进门时，正好看到一个女招待正示意基尔德坐到一张桌子旁。他径直向他们走去，向基尔德挥手致意，基尔德也向他挥了挥手。

帕克对基尔德并不很熟悉，然而，自从帕克成了一名总统讲演稿撰写人之后，在最近的两年半中，大概有五六次接触。交谈过几次，但都是简短的，内容也无非是些政治性问题。

基尔德的私人经历，帕克知道得更少。他只晓得基尔德是个颇受同事尊重的新闻记者，对采访对象有一种穷追不舍的劲头，对精确性的追求有一种近似宗教的虔诚。直到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比莉亲自把他带来，帕克才知道基尔德同第一夫人的关系。他们谈到比莉从瓦萨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的那一个时期。比莉的父亲退休之前，她在广告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子公司负责经销她父亲的发明专利。而后，她又在纽约的一家公共关系公司谋到一个职位。不久，作为该公司的代表，在伦敦工作了一段不太长的时期。返回洛杉矶之后，她决心写一部小说，但写了一半，又毁掉了。

“不久，你在《洛杉矶时报》找到一份工作，是吗？”帕克问道。

“不很确切。实际上，我的第一份新闻工作——如果它能叫作新闻工作的话，是在《圣莫尼卡广告宣传报》，一周也出不了一份。不是为钱，我的确也不需要什么钱。但它却可以使我接触许多的地方和许多的事，这些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一天，编辑分派我写一篇有关戒毒中心的报道。我没象通常那样，会见领导人，而是从读过的尼莉尔·布莱的传记中得到了启示。”

“是要打破儒勒·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记录的那个人吗？”

“就是她。在凡尔纳的小说中，菲利斯·福格用八十天环绕地球一周。而尼莉尔·布莱却是真实生活中的人，她在1889年和1890年间，用七十二天环绕地球一周。不仅这些，在此之前，当尼莉尔·布莱刚刚在《纽约世界报》当见习记者时，她接受了一件任务，采访收容在布莱克韦尔岛上的精神病人，看他们生活得怎样。她没遵照通常正规的采访方式，而是穿上破衣烂衫，作出一付痴呆呆的样子，装疯卖傻，让人们把她送到布莱克韦尔岛。从一个病人的角度，她亲身体会到那里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管理人员的粗暴态度。出来之后，她以自己的经历写了两篇报道，都在头版发表。这一披露使她在一夜之间名声大噪。喏，现在分派我去写一篇有关圣莫尼卡戒毒中心的报道，我想到了尼莉尔·布莱，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象她那样去干呢？”

“你让他们把你作为一个吸毒者收容进去了？”

“一个可卡因瘾君子。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大饱眼福’。我用第一人称，以一个病人的口气，写了一篇专稿。哦，我不能说它轰动一时，因为这毕竟是一周一份的广告信息报，挤在一大堆房地产广告和食品广告之间。但它仍给我带来一些小小的名气和赞扬。特别是我的家庭，父亲非常高兴。他甚至把它剪下来寄给在《洛杉矶时报》当经理的一位朋友。这位经理也很喜欢，实际上还因为我是克拉伦斯·

莱恩的女儿。那时，因为父亲的发明，他非常有名。经理把我的文章交到编辑部。编辑部主任会见了，他决定让我试试，看是否能当编辑。”

“你干得如何？”

比莉·布雷德福笑道：“第一个任务我就失败了。要不是乔治·基尔德，四十八小时内我就得遭解雇。他当时是报馆的编辑，救了我一命。”

“怎么回事？”

“噢，我不想再说下去了。问乔治·基尔德吧，他会把事情都告诉你的。现在他正在华盛顿，是《洛杉矶时报》办事处主任。实际上，你已见过他。他能向你提供那时我已忘掉的许多细节。他具有真正的记者的眼光。问他去吧。”

“是要问他，布雷德福夫人。但是我想先问问你，在你获得新职位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这样，她向他讲述了，讲述了她所能回忆起来的初涉记者生涯时的故事。

这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帕克对基尔德在比莉·布雷德福生活中所起的小小作用有了最初的了解。他考虑要见见基尔德，作了些努力，第三次才得以成功。现在，在麦迪逊咖啡厅，帕克正坐在基尔德的对面。

帕克急切地向这位报业老前辈的合作表示感谢。

“没什么。”基尔德说。女招待转回来看他们订点什么，基尔德又浏览了一下菜单，要了鸡丝汤面和干酪莴苣三明治。帕克仔细端详着这位办事处主任：蓬松的白眉毛，隆

起的鼻子，多肉的下巴上被刮胡刀划了两道口，脖子短粗。矮胖的身子装在一套皱巴巴的灰色外衣里。

帕克也点了几样，然后指了指放在他们之间塑料桌上的录音机，“可以吗？”帕克问道。

“请便，”基尔德说，“我自己，从不用录音机。觉得浪费时间。要花很多工夫播放录听，大部分都没用。但我不反对给我的谈话录音。”

帕克按了一下录音键，机器开始转动。

“您来华盛顿多久了？”他问道。

“比莉·布雷德福进入白宫前一年我来这里的。”

“大约两年半以前了？”

“是的。我为她感到由衷的骄傲。她为白宫带来了生气。她有杰奎琳·肯尼迪的雍容大雅，又有贝蒂·福特的机敏、坦率。比她们二人又更有创见，有更高的政治理解力。肯定和罗莎琳·卡特一样。她是个天才。就我看来，她是迄今最完美的第一夫人。”

“我完全同意，”帕克说道，“同她一道工作非常愉快。自她成为第一夫人之后，您常见到她吗？”

“不。我不常同东侧厅打交道。我的注意力在西侧厅，完全集中于总统的政见。当然，我受她之邀，参加过三四次国宴。”

“我一直不知道您为她做过些什么。可不久前的一天，她谈到了您。”

“谈到我？谈到我什么？”

“在《洛杉矶时报》，她第一次领受任务时，是您救了她。”

“她是这么说吗？”

“是的。她说您使她受益匪浅。”

“谁都可以那样去做的。与一个真正的记者相比，她那时只是个刚步出校门的、仅搞过一两篇新闻的雏儿。”

“正是如此。她想您能详细谈谈那时的情况。这对她的自传来说，可谓精彩之笔。”

“好吧。”

“这头一项采访任务，”帕克说，“对她来说是至关重要。编辑部主任——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

“戴夫·纽金特。”

“谢谢。总之，是他派比莉去采访一个重要人物——”

“乔纳斯·索尔克博士，小儿麻痹疫苗发明者。他从拉霍亚来洛杉矶，有个讲演会。”

“对。于是比莉就抓住这个机会去采访他。索尔克热情友好，向她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素材。她用打字机把文章打出来，递给您，请您转交编辑部主任。您发觉文章写得非常糟糕，文笔幼稚可笑，引子也不对，漏洞百出。您没有告诉她，把稿子带了回去。您很清楚，主任看到这种东西，一定会解雇她。您把它悄悄地带给一位老朋友，请他修改。这位写作行家叫史蒂夫·伍德森——”

“史蒂夫·伍兹，”基尔德纠正道。

“对，谢谢。是姓伍兹。他把比莉的文章全部改写，按